

<<反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反转>>

13位ISBN编号：9787544802741

10位ISBN编号：7544802744

出版时间：2008

出版时间：那多 接力出版社 (2008-08出版)

作者：那多

页数：40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反转&gt;&gt;

## 内容概要

《反转》中的作品是对人类所自然行为的警示，从艺术的角度折射出对人类未来的祈望与希冀。那多是一位悬疑小说实力作家，他将人文、科学、艺术、历史等诸多知识元素天衣无缝地融入作品，以幻想映照现实、现实支撑幻想的手法构筑惟妙惟肖的艺术空间，轻巧机智地引领读者进入真实与虚幻交错纠缠的阅读之诱，使读者在轻松阅读的审美愉悦中获取独特审美感受和丰富知识。

《反转》中的作品是对人类所自然行为的警示，从艺术的角度折射出对人类未来的祈望与希冀。

共收录了作者的十六部长篇小说，分为《暗影》、《逆光》、《反转》、《景深》四卷出版。

作品洋溢着浓郁的人本主义精神，闪烁着人性关爱的熠熠光芒。

本卷收有《变形人》、《亡者永生》、《返祖》三部长篇小说，《变形人》从一则真实的考古新闻切入，描述了海底人的恋爱。

《亡者永生》通过凶猛疫情降临的写照思考人类终极命运。

《返祖》则对人类未来进行了前瞻性的探究。

人类自从学会改造自然的那一天起，世界的一切都变得面目皆非。

环境在变化，人类在异化。

<<反转>>

作者简介

那多，原名：赵延，曾用名：过千山，背景：萌芽主编赵长天之子，性别：男，爱好：打牌格言：想象力就是生产力。

作品2001年，赵长天与赵延的散文合集《六眼看世界:儿子你自己拿主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那时候那多署名“过千山”，《六》是近视眼的四眼那多和爸爸两代人对一些事情的思考，一人一篇，对比出了两代人的很多不同。

<<反转>>

书籍目录

变形人亡者永生返祖

## &lt;&lt;反转&gt;&gt;

## 章节摘录

变形人—九命黑猫晨星报的编辑部一如既往地弥漫着一股散漫的气氛。

虽说是工作时间，但人并不太多。

我并不讨厌这种没有丝毫压力的工作环境。

虽说已经是九月份了，然而上海的天气却越来越热，也不知是不是全球变暖的关系，总之大街上一片盛夏景象，在办公室里同事们还穿着短袖。

我正盘算着，今天又是在办公室里吹冷气，休闲一整天。

记者的生活就是这样。

别人常常会以为记者的生活都是充满新鲜刺激，其实说穿了也就是在自己做的这个圈子里打转，接触固定的一群，而新闻的类型无非也就是那几种，搞体育的无非就是报道比赛，搞娱乐的每天就是找绯闻，在这里我不能再透露更多，那都属于行业机密的范畴，不足为外人道。

这时我的电话响了起来。

当我听出是房东的声音时我并不意外。

我是一个人租公寓住的，我自认为平时的生活属于无忧无虑的那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由。

今天是到期该交房租的日子，我记得很清楚，钱都准备好了，房东根本是多此一举。

然而房东说的却不是这样一回事，原来我住的那幢公寓面临一些建筑问题，要马上整修，我不能再住下去了，明天就要搬走，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尽管房东老太太一再道歉，知道这过于仓促，她也是出于无奈，但还是无法改变我今天就得搬东西搬走乃至今晚很可能无家可归的窘况。

我口里说着没事但心里实在有些犯难，朋友中不知有没有肯让我借宿一晚的，可是找房子也不是一两天就能顺利解决的事，难不成要住旅馆？

那我接下来就只能三餐吃速食面过活了。

幸好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同事水笙跑来要我替他向领导请个两星期的假，说是回老家探亲，下午就走。

我不禁暗喜。

水笙算是个不折不扣的新人，进报社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平时寡言少语，不善与人交际，不过和我关系不错。

记得他刚进报社那会，我时常帮他解决一些麻烦，刚开始是帮他修改稿件，后来还在他生病的时候帮他完成他做到一半的一组报道。

所以他一有事都会来找我帮忙。

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个租在外面住。

于是我一口答应帮他请假，心想秋收的时候也该到了。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水笙说完，厚着脸皮向他借租。

谁知他却吞吞吐吐地，犹豫了半晌。

没办法，我只好义正词严地教训了他一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惜搬出陈年旧事，总算说得他一脸不情愿地交出了房门钥匙。

总算水笙还是通晓大义。

在此需要声明的是不是我总是记着给别人的恩惠，实在是像水笙这样身体虚弱的记者太过稀少。

像我们这样跑跑一般的社会新闻，大多数时间在市区内他都常常累得受不了，若是让他去做体记或娱记八成他早作古了。

真不知小时候的“体锻标准”他是怎么通过的。

话说回来，若不是水笙说出地址，真不知道他家竟然在志丹苑。

我实在有些惊讶。

前些日子做志丹苑的报道吵得那么厉害，竟然没人知道他就住在那里，可见他和同事们不怎么熟，平时他们一群家伙常常挤到这家或那家通宵玩牌，显然水笙是从未参加过此类活动。

反正事情顺利解决了就好，我手头也没有什么工作，干脆就直接叫辆车准备回去搬行李。

水笙好像还是不太乐意，说是赶火车，交代了几句就走了。

## &lt;&lt;反转&gt;&gt;

我飞快地整理我的行李，其实就是乱塞一通。

我的行李并不多，整理完毕一看，正好两大箱，说多不算多，说少又不算少，虽说一个人便足够搬走，但会相当辛苦。

我叫了一辆出租飞快得直奔志丹苑，待会可以叫司机帮忙搬一下。

水笙说他住在最靠近考古工地的那一排房子，吵得要死，环境实在不怎样，但是在一楼，不用搬大箱子爬楼梯。

我一边思量着，一边先和司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

过了一会儿，眼看车子即将驶进志丹苑小区的门口，司机一时兴起，一个加速变道超车，全然没看见一个交警就站在那边。

于是车被交警拦了下来，那警察喝了一声“违章变道”便掏出小本子。

谁知那司机估计开了二三十年车了，见交警犹如见爹妈一般亲近，不甘束手就擒，毫无惧色跳下车便大声理论。

二人立刻争吵起来。

我一看这架势，知道一时半刻解决不了，便自己下了车，准备搬行李。

我满不情愿地把两只大箱子搬下了车，招呼站在大门口的警卫，叫他帮我看着一只箱子，我自己搬起另一只便准备走进小区。

正在这时，一辆满载泥沙的大卡车飞速地隆隆驶过，声势浩大，引得我不经意地回头望了望，然而我瞥见从门口一旁的绿地中，一只黑色的影子正巧出现草丛中，并且受惊似地急速窜出，说时迟，那时快，就恰巧在那一瞬，我清楚看见那是一只黑色的猫，被狠狠轧到了巨大的车轮下，“吱”一阵尖锐刺耳的刹车声，一下子盖过了吵闹声、施工声而使周围一下子好像寂静了下来。

那只黑猫被如此的庞然大物轧得几乎完全扁平，身体夸张变形，只有脑袋露在车轮外，一大滩血吐了出来喷出老远的惨象赫然映入了我的眼帘。

事实上那只可怜的猫被轧死的整个过程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卡车司机探头望了望，重新发动，沉重无比的车轮又一个接一个从黑猫身上碾过，卡车继续呼啸着扬长而去，只剩下一具扁平、肮脏不堪的猫尸还横在路中央。

我把第一只箱子搬进屋再返折回来，已经是一身的汗。

再看那出租司机与交警的舌战已经结束，胜负虽未知，车却开走了，我的另一只箱子还伫在那里。

我暗骂我估计错误，浪费宝贵体力。

那只猫似乎僵硬的尸体还横在路中央，从沾上的灰尘来看，可能又被其他急驰而来的车轧过了。

两边马路上人也不算少，路口有一家书报亭，老板还在探头张望，但见到那具猫尸，表情无一不是漠然无视。

难怪有人说现代社会的人越来越没有人情味。

一条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也没有人皱一下眉头，大概除了我以外。

感叹归感叹，我依旧拎起第二只箱子，向警卫打了声招呼便往回走。

走出没几步，一条黑影迅捷地从我脚边闪入了旁边的花园，随即是一阵串草叶的“沙沙”声，一瞬间便消失了。

我回头四顾，好像一点异状也没有，但总有些不对劲。

我有些诧异，又说不出是什么，刚想继续向前走，突然意识到一定有什么不同，再猛地回头去看时，一切似乎如常，但在干净的路中央，只留下一滩猩红刺眼的血迹，那只猫，那只黑猫的尸体却不见了。

一阵寒意自黑影擦过的脚直传上身来，我再环顾四周，一个个行人依然像什么也没发生过，那个书摊老板依然东张西望着，倒是我的一脸茫然的表情使有些人向我投来奇怪的目光。

那个警卫应该是一直站在那里，我忙招呼那警卫：“师傅，您有没有看见刚才那儿一只死猫哪儿去了？”

是不是有人来处理过了？

”“啊？”

”那警卫显然还没明白过来我在说什么。

## &lt;&lt;反转&gt;&gt;

“死猫？”

“在那一刻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好像感到所有人串通起来与我开了一个玩笑。

这种恐怖的想法仅仅是在我脑中一闪而过，却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然而所幸的是，我知道我并未遇上什么超现实的东西，因为有明显的证据，那滩血迹还留在原地。

我相信我看见一只猫被轧死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

问题在于尸体到哪里去了呢？

“就是刚才有一只猫在那儿被轧死啊，就是在留下那滩血的地方。”

“我想这警卫多半是在敷衍我，于是干脆指给他看。”

“不知道。”

“那警卫耸了耸肩，‘大概没死透吧。’

青蛙没了头也还能跳呢。”

“说完又若无其事地东张西望起来。”

“哦。”

“我知道再问下去只会被人当成神经病，随口应了一句，脑中清楚地映出那只黑猫被轮胎轧过，身体瞬间被轧扁吐血的画面，实在惨不忍睹。

我也知道刚才只是短短的时间里不大可能有人在警卫不注意的情况下替猫收了尸。

但是，不管怎样，不可能有动物被这样狠狠地轧过还不死，就算真有九条命也不够。

多半是被其他车轧过时，勾在车底被拖跑了吧。

我只能这样推测，然后再转头看了一眼血迹，完全没有拖动的痕迹，也许是，不管怎样，如果我的推测错误，那就是有东西超出了我的理性思考范围。

二住在楼上的美女先不管有关动物生命力究竟能有多强的疑惑，我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到搬家上。

要住至少两星期的地方，还是应该弄干净些。

我把箱子都搬进了屋子，开始把日常用品都安置下来，等到一切完毕，已经将近天黑了。

我终于可以舒一口气，躺倒在沙发上。

然而在整理过程中，我有了一个有趣的发现，便是屋主的私人收藏。

在沙发扶手和坐垫间藏着几本色情杂志，有《阁楼》还有一些日本的AV杂志等等。

随后我也在电视柜的几个抽屉里顺理成章地找出了不少A片，港台日韩欧美的，数不胜数。

另外水笙的卧室里也有不少“证据”，床单下，床头柜内，到处春光。

想是我突然向他提出借房请求，他一时来不及藏好。

一想到水笙看上去白白净净地，戴着无框眼镜，人长得绝对斯文，平时羞涩得很，却有如此强烈的这方面的喜好，实在是大出我意料之外。

他在报社时也是经常都有气无力的，几次生病也都是什么疲劳过度，不堪负荷什么的，不会是打手枪打的吧，若真的是，得尊称他一声“枪神”才是了，嘿嘿。

一定就是这个原因，他才不肯借房子给我吧。

我不由乐起来。

不管如何，一个单身成年男子嘛，也算正常，我将这些精神食粮各自归位，这才发现天已经黑了。

透过窗户可以清楚地看见考古遗址发掘的工地的位置，由于天一黑就收工，现在那边一片漆黑，寂静无声。

我拉起了窗帘，心里只祈祷他们第二天不要太早开工搅了我的好梦。

之后的一整晚，我坐在书桌前，开始在我的手提电脑里写那多手记。

这篇手记我倾注了不少心血，断断续续地已经写了四个多月，如果不是因为一些事件而中断，早就该写完了。

这篇手记所写的，是我一年多前的一段恐怖经历。

要克服对过去的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再次面对它，冷静地由我自己重新整理，用笔重现出来，许多针对由于过去的可怕经历而造成的记忆障碍或者精神分裂的心理治疗，其实就是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让病人自己一点一点地描述出整个事件，也就是一个重新回忆并让自己再次置身其中的过程。

只不过心理医生会不断进行鼓励、适当控制病人情绪。

## &lt;&lt;反转&gt;&gt;

我相信将这次经历写成手记是使我能从当时强烈的恐惧中彻底解脱出来的唯一途径。

(详见《凶心人》)不知不觉中,已经将近十二点了。

我对着屏幕,觉得脑袋有些发涨,手指也有些酥麻了,于是才停下来,拉开窗帘一望,只有几盏路灯亮着,其实什么也看不清。

我伸了个懒腰,泡了一杯咖啡,准备上一会网。

这时突然外面传来一声猫叫。

我一凝神,侧耳听去,外面确实传来听起来有些刺耳的猫叫,一声一声有些断续,好像是受了伤的哀鸣,但声音响亮却不像受伤的样子,我听过猫发情时发出的让人毛骨悚然的婴儿哭声,以及打架时发出的声嘶力竭的叫喊声,但从未听过这种猫叫声。

我急忙向窗外望去,光线实在太过微弱,看得不太清楚。

我把台灯关了,这样可以略微看得清楚一些。

隐约中我似乎看到一团黑影蜷缩在草丛中,不断发出诡异的叫声。

从体形和叫声来判断,那当然是一只猫,从瞳孔中还不时射出闪闪烁烁的微光。

然而它蜷在草丛内,我不确定是否是下午目击的情景,使我做出了那是一只黑猫的判断。

但不出意外的话,那的确是一只黑色的猫。

潜意识里,我总觉得那只被卡车轧死的猫已经复活而且就在志丹苑小区内,但这只是不是就是那只死而复活的猫,还是很难下结论,毕竟一座小区内有两三只野猫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颜色当然也可能有相同。

我的记者的好奇心驱使我决定亲自去看一看。

在我打开门的瞬间,“哧”的一声,那只黑猫直窜了出去,尽管我在身体素质的鼎盛时期就意识到,人是追不上猫的,我还是忍不住快步赶了上去,我看见它往工地那边跑,也是便向工地那边走了过去。

追到工地边,早已没有了猫的踪影。

偌大的工地显得格外寂静,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路中央,虽说我胆子不算小,还是浑身不自在,当下便决定回去睡觉。

就在我回身之际,一阵凉风吹过,在这种炎热天气应该会令人感觉惬意,然而我却感到有点刺骨。

我有些不安地再环视了一下,赫然发现在离我不远处的工地旁,竟然有一个孤零零的白色的影子。

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幸好我的好奇心在这时候适时取代了一部分恐惧,使我壮着胆又向前走了几步。

那惨白色的影子徐徐转过身来,我这时才看清,原来是一个长发女子。

随即我不禁想现在说她是女“人”还言之过早,停住脚步不敢再走上前。

一时间,我呆立在那里,在零星昏暗的灯光下,周围的气氛着实恐怖,我不禁想不管她是人是鬼,我是不是在她过来之前应该先离开才是。

幸运的是,那女子已经听见脚步声,并且侧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借着四周楼房里射出的光线和路灯微弱的亮光,我还是能够大致看清楚她的样貌,足够证据表明,她是个美女,是有点古典气质的那种,这使我的恐惧感降低了不少。

毕竟就算撞鬼,也是个比较漂亮的女鬼。

我远远观察了她一会儿,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安慰过了头,总觉得她有些眼熟,在哪儿见过,又没办法把她和某个名字联系起来。

然后我又觉得自己见到美女的这种反应有些可笑,这好像是最老土的一种向美女搭三的借口吧。

这儿也不是衡山路酒吧区,随便见到个美女搭讪都会有可能发展一段广岛之恋。

这儿的环境和那女子的装扮,怎么看也像恐怖片不像言情。

当下我打定主意,无论她是人是鬼,我都不予理会,回去睡觉比较实惠。

睡在床上,我又回想了一下。

黑猫,我记得是被人称为最不吉利的象征之一,我也弄不清我今天到底碰上了几只,总之不会是好事。

长发白衣女子又是鬼片常用的道具之一,从聊斋到午夜凶铃,种种迹象来看,我觉得都是我在行霉运。



## &lt;&lt;反转&gt;&gt;

的征兆，这几天要万事小心。

这样折腾了半夜以后，我好不容易才睡着，待我醒来，已经是中午了。

我躺在床上，虽然已是神志清醒，但实在是懒得不想起来。

说实在的，这套房子很不错，装修得也还算干净，床尤其舒服，天花板，天花板竟然有不少水印。

我躺在床上皱眉看着天花板的水印，有些地方的涂料甚至已经起了泡。

我印象中志丹苑小区的历史不算太长，新造的楼就成了这副模样，当然楼房建筑偷工减料、结构不合理是现在社会上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但志丹苑小区应该还是不错的，如果出了问题，作为一个记者，我义不容辞，恩？

靠近左上角的还在不断扩大的几处水印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又仔细看了一会，那些水印确实还在不断成长，这有些奇怪，一般来说，楼房发生漏水都是由于上层楼的水管铺设出了问题。

可是这水印却好像是通向客厅。

如果不是楼房的结构有问题的话，就是楼上的人家出了什么事。

我当即起床。

穿好衣服，也来不及洗漱，快步跑上二楼去敲门。

一上到二楼那户人家的门口，便可以清楚地看见门内有水正漫出来，流了一地。

我急忙大力敲门，心里猜想可能是主人外出忘了关水龙头，孰料这时门却打开了。

“什么事？”

“开门的是一个穿着简单的条纹睡衣的长发女子。”

我一见到她就愣住了。

事实上我一见到她就认出来她百分百就是昨晚我撞见的那个女子。

凑近了看，她绝对可以算是一个美女。

特别是她有一头值得大多数女子称羨的乌黑长发，可以算是她非常明显的特征，不过现在略显凌乱。

她一手还在整理着头发，见到我时也略微顿了一顿，估计她也认出我是昨晚她遇到的那个人。

“你是哪位，有什么事吗？”

“她有些敌意地看着我，身子往房内退了退。”

估计她是结合昨晚的相遇，以为我是不怀好意跟踪她的变态。

我瞥见她穿拖鞋的脚已经湿透了，裤子也湿了一部分，看起来十分狼狈。

“我是住你楼下的，昨天刚搬来，今早看见你这儿在漏水，下面我房间的天花板都起泡了。”

## <<反转>>

### 编辑推荐

《反转》与接力出版社出版。  
反转，并不总是带来喜悦。  
等待我们的，永远超越既定的想象。

<<反转>>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